

按之更甚；全身症状，急躁易怒，胸闷气短，口苦眠差，夜则多梦，舌质深红，脉弦细。

本例肋下呈条索状肿块明显而皮色如常，临床较为少见；从其罹患部位正当厥阴肝经循行路线，是属经络瘀阻之证。肝主藏血，情志郁怒则气血随之不畅，气聚血积，瘀凝于肝络，故肿而有形，刺痛有定处亦为血郁成瘀之征；怒则气上，气有余便是火，患者胸闷气短，口苦眠差，均属郁则生火，肝火横逆之象；前投逍遥散以解肝经气郁，加牡蛎以化痰软坚而不效者，良以罹患已达数月，盖郁久则伤血，肝阴渐虚则横逆更甚。治宜滋肝阴、舒肝郁，佐以活血化瘀为法。爰处方：川楝子12克，北沙参12克，生地12克，麦冬9克，当归10克，枸杞子10克，青皮6克，夜交藤15克，桃仁9克，杜红花4克，枳壳6克，生麦芽15克。四剂。

方中用一贯煎滋水以涵木，养血以治肝阴不足；加桃仁、红花活血化瘀，以祛经络之瘀滞。立方刚中有柔，攻补兼施。3月2日复诊，

条索状肿块收缩至7厘米，效不更方，每诊四剂。三诊时肿块4×0.5厘米。四诊条索状已消失，按之有结块如枣核大两粒。五诊自觉刺痛点约2厘米范围，按之无形，原方加地鳖虫6克，以搜剔经络残留之瘀滞。七诊舌质红苔薄，脉细有力，局部不觉痛，诸症亦均消失，为处益气养营之剂调理，以巩固疗效。

上述两例，一则调血，一则调气，其主要依据，如于某案病在经络瘀阻，局部刺痛有定处为瘀象，宗“血有败瘀，滞泥诸经，壅遏气之道路，经所谓去其血而后调之”^{〔注〕}意，证见经气不通，血瘀窒塞，则应通权达变，以行血化瘀投治而获效。王某案病在肝气郁结，临床表现，局部时觉掣痛，病原于气滞而凝，宗“调气之剂，以之调血而两得，调血之剂，以之调气则乖张”^{〔注〕}之旨，疏肝理气，则气机得畅，血之郁结者亦随之流行，因而辨证宜审慎，则调气调血亦能灵活运用矣。

〔注〕：龚廷贤：《寿世保元》卷一，血气论。

头皮湿毒疮治验1例

上海中医学院附属岳阳医院 周光英主治 王华明 周荣根整理

杨××，女，19岁，1980年9月3日初诊。

头皮红赤，凡长头发部位呈弥漫性糜烂，瘙痒难忍，黄水渗出，浸淫成片，奇臭难闻。每年夏末初秋必发此病，缠绵不愈，历时3月余，至立冬前后，头皮滋水逐渐减少，出现苔藓样结痂，最后连头发一起脱落。数月后又逐渐长出新头发。曾经某医院皮肤科诊断为“慢性头皮湿疹”，往复5年，久治无效。患者舌苔薄腻，脉弦细。再追问病史，据述每次发病前月经不行，直至新头发开始长出，月经方至。辨证为风湿外侵，热毒内蕴，冲任失调，治以祛风除湿，清热解毒，佐以活血调经。处方：

荆芥穗30克，连翘9克，薄荷3克（后下），僵蚕9克，升麻3克，苦参3克，黄柏9克，甘草3克，桃仁9克，红花3克，仙灵脾9克，桔梗5克，白矾3克，乌梅6克。每日1剂，水煎服。

服药7剂，头皮出水显著减少，瘙痒亦减轻。再继续服14剂，头皮臭气已除，出水消失。结痂脱落，病向痊愈。为巩固疗效，再服上方3个月。翌年夏末初秋，患者本病未复发，且月经按时下，现已参加工作，为此十分满意。

体会：本病例中医称之为“头皮湿毒疮”或“湿气疮”，为湿气郁积日久成毒，每逢夏末初秋，风湿相搏而发病，与现代医学“慢性湿疹”的临床表现酷似。周老治疗本病着重祛风除湿解毒。方用荆芥穗、连翘、薄荷、僵蚕祛风除湿；升麻、苦参、黄柏、甘草以清热解暑；桃仁、红花、仙灵脾活血化瘀，调理冲任；桔梗以升提血气，引诸药上行；白矾、乌梅以收涩敛疮。故临床用之效如桴鼓。此外，本病复发常与“闭经”同时并见，可见两者关系密切，故周老治疗本病佐以活血调经，上下同治，对治愈本病有所裨益。